

佳山片石

伯林



鑾蓮峰下石佛祠前三疊

象幽邃峭觀莫可比倫

丙寅重陽前百馬站寓生

8.3
24

■ 阮伯林 著



《雁山片石》序

张 华 吾

雁荡山,又称雁山,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境内,素以奇峰怪石、飞瀑流泉、雄嶂胜门、古洞畸穴和灵峰夜景驰名中外。1982年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000年被中央文明办、国家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联合评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目前正在申报世界自然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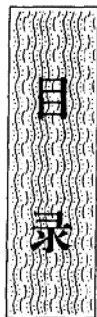
雁荡山,开山凿胜,始于南北朝,兴于唐,盛于宋,积淀了丰厚的山水文化和宗教历史。据记载,南朝刘宋初年,山水诗人谢灵运曾游雁荡,留下《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一诗;唐初,西域高僧诺讷罗尊者因得“花村岛山”之偈,率弟子三百飞锡龙湫。自此,历代骚客名臣、高僧隐士足迹不绝。但是,几度风雨,几度沧桑,如今碑墨半苍苔,古刹多残垣,近年来,虽然陆续出了不少研究雁荡山人文的专著和散论,而就丰富而深厚的雁山文化而言,我则渴望有更多的有志、有识人士,作进一步的挖掘和弘扬。

《雁山片石》一书,是作者阮伯林同志对雁荡山一片痴情和

多年心血的结晶。其内容有益于对雁荡山历史文化的进一步了解。

阮伯林同志家住雁荡山麓泽前村,是我少年朋友。他出身贫寒,初中便辍学务农;成家立业,又忙于生计,几无余暇。但出于对家乡雁荡的热爱,每每于难得的农闲之时,或繁重的劳作之后,入山访古,夜读史料,灯下笔耕,几十年如一日,以致高度近视,终成此书。阮伯林同志是一位勤劳的农民,也是一位敦厚的业余写作者,他对雁荡山山水文化和宗教历史中一些问题,通过实地考察和认真考证,提出了新的发现、新的见解,虽因时间、学识、史料之限,有些观点难免不够缜密科学,但绝非妄言论之。

我多年从事行政工作,对这类文字从来不敢写,但观其人,读其书,不能不为他的精神所动,便写下了上面这些话,充当该书之序。



《雁山片石》序

第一辑 史海寻针

谢灵运、诺讷罗、三京湾及其他(上)·····	1
谢灵运、诺讷罗、三京湾及其他(下)·····	12
附 1: 谢灵运诗二首·····	24
附 2: 漂湖溪在什么地方·····	25
昭明禅寺探古·····	27
智者大师与大龙湫的关系初探·····	33
永嘉妙语,一段湮没已久的历史故事 ——李孝光《龙湫行送轩宗冕归山》诗剖析···	38
吕夷简什么时候到雁荡山·····	47
刘器之是谁·····	51
瑞鹿寺始建年代质疑·····	55
朱熹在雁荡山题几个字·····	57
郑景望、陈傅良那一年游雁荡·····	59
灵岩二字题于那一个癸亥年·····	64
曾造雁山绝顶百岗尖 ——徐霞客在雁荡山一段被人忽视的游踪···	70

倒灵峰之迷	78
北宋时雁荡山中最大的接待站——雪洞	82
雁荡山为什么在北宋以前旅游者不多原因初探	88
雁荡山历史记事年表拾遗	101

第二辑 诗景杂谈

谁封万石君?	109
怎样阅读李孝光《宿雁山下作瀑布诗寄徐仲礼》诗	114
王光美的暖冬诗	118
龙鼻洞的石龙有几条尾巴	120
闲话百岗尖	123
盛牧夫、范切庵诗论大龙湫	128
雁荡山中的猴、虎等动物什么时候消失	131

第三辑 民间故事

雁湖的故事	137
夫妻峰的故事	143
石门潭传奇	157
观音峰、狮子山和象山来历的故事	165
何白为什么终身不仕	168
谢铎订亲	171

包真人天师府献法记·····	174
福禅寺的传说·····	176
“进发福”的传说·····	178

第四辑 附录诗词选

诗十首·····	181
词五首·····	184
后 记·····	187

谢灵运、诺讷罗、三京湾及其他(上)

生活在南北朝时期的谢灵运(385—433),在其短暂的四十九年人生中,留给世人评价的事迹,真可谓是毁誉各半。说他不好的地方,主要是说他在做地方官时、尤其是在时间只有一年左右的永嘉太守任期内,只是一味纵情山水,肆意遨游而不理民事,不听民冤。而被时人公认并被后世推重的,是他在文学方面取得的出色成就。他的文章当时即被誉为江左第一。据传,他在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县)家中所作诗,每有传入当时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贵贱莫不竞写,一夜之间,士庶皆遍。又据有关史料可知,谢灵运于史学、玄学、佛学都很精通,并且著述宏富。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这些著述至今仅有《止足传》等残本存世。此外,传说谢灵运还善于书画,尤其书法极有造诣。沈约《宋书·谢灵运传》称其“诗书皆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可见当时人对谢灵运诗书的推重。但是,谢灵运最被后世推重的地方,则是他在山水诗创作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山水诗之祖。而其存世的山水诗中,在永嘉太守任中所作的内容则占了很大的比例。

关于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内荒殆政事之说,近来洪禹平先生通过对谢灵运《白石岩下径行田》诗的注释,发现他并不象本传所说的“民间听讼,不复关怀”,而也是具有关心民间疾苦、立志要在政事上有所建树的好父母官。可惜,谢灵运因为健康及

其他方面的原因，在作此诗后不久就离开温州了。

谢灵运是在宋武帝永初三年(422)秋天到任永嘉太守的。第二年夏天，大约因辖境内乐成县(今乐清市)中发生了严重水灾，土地荒芜而到乐清视察灾情的。这时他创作了《白石岩下径行田》、《行田登海口盘屿山》等诗，其《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也应当是创作于这个时候。可是，关于这首《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题中的斤竹涧是不是即雁荡山斤竹涧，历来怀疑的人并不少。其始作俑者是元末明初的上虞民间诗人刘坦之。他在其所编的《选诗》中为谢灵运此诗地名作注时说“今会稽县东南有斤竹岭，去浦阳江十里许，即其地也”。此后，有很多学者接受了这个注释。记得约二三十年前还有人在《浙南大众报》上发表考证此斤竹涧不在雁荡山的文章。当然，也有人并不以刘坦之之说为然。清代康乾之际的杭州学者赵殿成(1683—1756)为唐代诗人王维《斤竹岭》诗作注时，在引用了谢灵运《名山志》中神子溪、斤竹涧等语后说：“灵运所游之涧，今在雁荡”(《王右丞集笺注》243页)。为了刘坦之的注语，洪禹平等入近年专程赴上虞等地实地考察，并查阅了当地的有关文献资料，发现刘坦之所说的浦阳江一带，从来就没有斤竹涧或斤竹岭这样的名山存在，这为谢灵运的《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是创作于雁荡山的可靠性排除了一个有力的障碍。

谢灵运担任永嘉太守时，永嘉郡的设立已整整一百年了。从永嘉郡设立之时起，乐成县便是它的辖境，而雁荡山则是乐成县设立之时起便是县境内的一个区域。因此，作为到任后便负有视察境内民风民情责任的太守谢灵运，到包括雁荡山区在内的乐成县视察则是他的职责之一。而事实上，谢灵运的乐成县之行，正是为了视察灾情来的。这有其《白石岩下径行田》等诗为证。谢灵运既然为了视察灾情而来，那么他没有理由置乐成

县北部山区雁荡山于不顾。据流传至今的点滴资料考证,在谢灵运时期,雁荡山区的居民已经有渔业生产和鱼类加工等生产活动,并且对外交往也已有了一定的规模。

一位死时谢灵运已经十七岁的东晋学者、历史学家袁山松(?—401),在他所著的《后汉书·郡国志》(已佚)中已经有了“永嘉有三京湾,无所不容。谚云:‘人有能食者,云腹如三京湾’,即此也”的记录(此内容被收进了北宋初的《太平寰宇记》,才得以保存下来)。此后,估计年岁稍晚于谢灵运的刘宋时人郑缉之,在其所著的温州地区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永嘉郡记》中,在此基础上更增加了许多内容:

乐成县三原亭,去郡百二十里,溪水清如镜。囊者有得一死鲂者,髻大五六围,一髻辄得数十鲂。此湾无所不容,有人能食者常自譬,腹如三京湾无所不容。

乐成县三京亭。此亭是祖送行人之所。

潦湖溪,中多大鲂,昔有流得一死者,须大五六围。

这里有几个字必须解释一下。

鲂是口阔头大、身体狭长似鳊鱼而略短的淡水鱼。髻是鱼脊,围是古代的长度单位之一,有以三寸、五寸或八尺为一围的不等,民间也有以两手的拇指和中指合拢所呈的圆形为一围。髻大五六围是说鲂鱼身体背脊部位的圆周长,一髻则得数十鲂中的髻字,应作量词解释,一髻相当于说一尾或一头、一条,鲂是经过宰割、腌制、晒干后的鱼制品。一髻则得数十鲂的意思是一尾鲂鱼经过加工之后,可得到数十块鱼干。这说明三京湾地区在刘宋时期已经有了鱼类加工的生产活动。三京亭条则告诉我们,刘宋时期的三京湾地区,对外交往已经有了一些规模。从此也可知当时三京湾地区的居民已不在少数。

这个三京湾,最早告诉我们它是在雁荡山区的人,是南宋时

期的温州学者薛季宣。薛季宣在隆兴元年(1163)冬天游了雁荡山后,作了一篇长达二千八百多字的《雁荡山赋》。赋中尽情地描写了雁荡山的壮美风景,并为后人保存了许多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三京湾的资料即是其中之一。赋中的原文是这样的:“镜三京而胆寒(《乐清县图经》:雁荡山三京湾。按《隋图经》云:溪清如镜,照无不容,黯之不浹。唐刺史张又新有诗,今名照胆溪云)”。

关于三京湾在雁荡山的具体位置,隋唐时期的人怎样认识,因为史料的阙如,不敢妄测,但自薛季宣在《雁荡山赋》中将三京湾纳入了能仁寺的风景范围,后世的学者都把斤竹涧当作了古代的三京湾。近年,乡人杨舞西先生在清末瑞安籍国学大师孙诒让指出“三原亭即三京亭”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考证,得知古时京、原二字可互通,而原字又可通源字,三京之京字音读如原或源,三京之义即与今之三溪相同。从而得出了三京所指的即是今天石门潭上游的南阁溪、仙溪和双峰溪等三条主要溪流的结论,并依此确定古时的三京湾即今天的石门潭。

杨舞西先生以上考证的成绩在于把三京一词的义理和音读说得很清楚,但把石门潭确定为古之三京湾,则有失于欠考虑。

《广雁荡山志·志余》引《乐清县志》载:“石门潭,在雁山东外谷,十八滩水所汇也……溪流故时循山入海,一日大雷雨,山忽崩陷如门,崖有石刻,记其年月云。”

这说明石门潭的出现比较晚,它是山洪爆发的产物。遗憾的是,旧时《乐清县志》的编写者们只记其事而没有记下确切的时间,现在,石门潭上的这则摩崖石刻已被岁月的风雨消磨殆尽,我们已不可知道石门潭出现的确切时间了。不过,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对三京湾具体位置的考证。

从山体形势看,位于今天的袋里山和石门山之间的石门潭,

原是亿万年前地壳运动中所产生的一道小小的皱褶，在后来的地球造山运动中隆起时，这道皱褶中填满了泥土沙石，将袋里山和石门山连在一起，使上游三溪十八滩之水流到这里时只能循山势向东绕过石门山，流过今天的大荆镇区以东的山间小平原往东南至荆山北坡山脚，再循山脚拐向西南方向流入乐清湾，形成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长约三公里的半月型大岬湾。这个半月型的大岬湾即是袁山松《郡国志》中所说的三京湾。至今，离大荆镇区以东一公里左右的小荆村中还有一则传说，其内容足可证明古时的三京湾是存在这里的。

传说小荆村古时是个能通海船的船埠，至今在小荆村的某个地方，还有一根露出地表的木桩，据老辈人传下的话说，那是古时一只沉船的桅杆。

沉船云云，须待考古发掘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说小荆村中古时能通海船，却是可信的。古时石门潭未开，上游三溪十八滩之水流经这里，而下游的蒲溪的溪床还没有现在这样填积抬高，乐清湾里的海水能直接进入小荆村或更上游一点地方，这是完全可信的。可以想象，那时的三京湾里是淡水和海水的汇合区，许多适应性强的海水鱼和淡水鱼都能在这里生存，这就是《郡国志》等书说三京湾无所不容的原因所在。

由于溪流的冲击和雨水的侵蚀，填塞在石门山和袋里山之间的那道土脊越来越矮小，而三京湾则由于地势较上游为平坦，水流速度缓于上游，因此渐渐的被上游冲激下来的泥土沙石等沉积物淤积变浅变小，因而减小了泄洪的能力。终于有一天，大雷雨后爆发的山洪因下游渲泄不及而冲垮了石门山和袋里山之间的土脊，造成了石门潭及下游至荆山北坡山脚的一公里长的新溪。从此，上游之水直接从这里冲出，加速了三京湾下游（今

蒲溪)溪床的淤积堆高,海水因此渐渐后退,三京湾也因此失去了昔日溪清如镜的风采,大荆镇以上的上游水域渐渐淤积成了山间小平原,它的下游由于从石门潭冲出的大量沙石的填积,使原来的岬湾变成了山间溪流。到了南宋初年,三京湾已完全失去了它的形迹和影响,成了只保留在有关文献资料中的一个使人感到遥远而陌生的名字。从薛季宣在《雁荡山赋》中引文献资料情况分析,他是唯恐人们因不知道三京湾为何物而读不懂他的“镜三京而胆寒”的句子引注的。这同时也说明,到了南宋初期,除了极少数知识渊博的学者,已不再有人知道三京湾这个词了。

薛季宣在赋注中提到的唐刺史张又新,是唐宪宗元和九年(814)的状元。他任温州刺史的时间约在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旧《温州府志》说他“尝游常云峰有诗,又有照胆潭诗失传”。这里有一个问题,张又新的诗既然名叫照胆潭,薛季宣是怎样把它和三京湾联系起来的呢?

从时间上推算,张又新任温州刺史时上距谢灵运的时代约四百年,下距薛季宣的南宋初期约三百年。从三京湾到南宋初年已在当地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情况分析,石门潭的出现至少应该在张又新任温州刺史之前。不过,当张又新任温州刺史时,很可能还存在着三京湾的遗迹,而新出现的石门潭又是水色暗兰而深不可测,符合三京湾“黯而不渌”的特征,又很具有摄人胆气的力量。因此,笔者推测,张又新的诗是作于石门潭的,诗题就叫做照胆潭,因为从气概上去观察,无论是站在崖岸上还是乘船筏深入到石门潭中央,石门潭都会让人怦然心动,叫它为照胆潭也无不可。而张又新在诗中又极有可能把石门潭和三京湾结合起来写,并有类似于薛季宣赋中“镜三京而胆寒”的句子,从而

使后人把它和斤竹涧中众多深不可测的小水潭联想到一起。至于张又新到石门潭的原因，很可能那时还有关于“一日大雷雨，忽崩陷如门”的传说，张又新是因为这个传说而来实地考察的。

张又新在乐清境内还有一首《白石》诗，全文是这样的：白石岩边潮水春，湖边田径有清尘。欲追谢守行田意，千古同忧是长人。

诗的内容是称赞谢灵运的行田善政的，并表示自己也要学习谢灵运，成为被后人景仰的长者。看来谢灵运确实在乐清留下了善政，才会使这位四百年后的继任者如此仰慕。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状元、乐清人王十朋也对谢灵运的行田一事极为赞赏，其《李少和像》诗末二句说：“都是先生能辟谷，何须太守为行田”。王十朋为朝官时有直声，守州郡时有善政，平生疾恶如仇。权奸秦桧罢相后曾一度出知温州，又曾对人诡称自己于梦中到一石室，即现实中的雁荡山观音洞。因此欲在洞中订出家缘，遭僧人拒绝后，又强作虔诚之态在洞中建了堂、立了堂碑。王十朋对此极为愤慨，作诗怒斥道：

何人梦石室，妄辨夸一时。
那能了世缘，未免贪嗔痴。
名山误见污，公议安可欺？
愿借龙湫水，一洗了堂碑。

《至灵峰寄辉老》

如果谢灵运没有留下善政，仅仅凭《白石岩下径行田》诗中的几句好话，王十朋如何肯轻易的向他表示好感呢？

把张又新《白石》诗和王十朋的《李少和像》诗结合起来看，谢灵运在《白石岩下径行田》诗中描写的“千顷带远堤、万里泻长汀、洲流涓洽合、连统塍埒并”、“虽非郑白渠、每岁望康京”等美

好的愿望和设想,在当时即已开始实施治理了。这足以说明谢灵运是一位勤政爱民的贤太守,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他的《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完全有可能是在白石行田之后,又前往三京湾视察的途中所作。

前面已经知道,记载有三京湾内容的二本书,一本稍早于谢灵运的永嘉之任,其作者袁山松曾任秘书监、吴郡太守等官。据传袁山松有《后汉书》(内含郡国志)一百卷等著作,这可说明袁山松生前已把《后汉书》完成并问世了。又袁山松一生并无任职于永嘉的简历,他在《郡国志》中关于三京湾的内容,应是靠收集或由他人提供而得到的,这同时说明了三京湾至少在东晋末年已经被官方和社会广泛识。根据谢灵运的家族在东晋王朝中的特殊地位和谢灵运年青时即俱渊博知识情况推测,他来永嘉之前,甚至还可能在更年青时就已读到了袁山松的《后汉书》(包括该书中的《郡国志》),从而知道了永嘉郡有“溪清如镜”的三京湾。另一本记载有三京湾内容的书《永嘉郡记》,其作者郑缉之,只知他是刘宋人,其身世年龄都无可考。有人说他是刘宋时的永嘉太守,但据《温州市志》,并无郑缉之任永嘉太守之说,只是把他的著作《永嘉郡记》列入了刘宋时期的作品。根据谢灵运任永嘉太守的时间还属刘宋初年,因此估计《永嘉郡记》的成书时间可能晚于谢灵运的永嘉之任。这可说明刘宋时期还有三京湾的存在。据《后汉书》百官志第二十八卷县乡条内容“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的记载,可知汉时已有水官的设置。而从前面所引内容看,三京湾已经具备了“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的条件,刘宋时是否设有水官已不可得知,然而谢灵运作为一郡长官,在水灾之年前往视察,却是职责所在,用现代话说是例行公事。而前往三京湾,斤竹涧是那个时代的必经之路。

斤竹涧的东面有一座斤竹岭，高峻幽险。岭东山下有一条溪涧，古时，岭东部的白溪地区还没有开发围垦的时候，这条溪涧直接流入乐清湾。或者说，在白溪地区形成小平原之前，这里还是乐清湾的一部分。根据白溪地区的地形和古老的传说，这里以前存在着东、西、中三条川流，而谢灵运的斤竹涧诗中“川渚屡经复，乘流玩回转。苹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的内容，正符合白溪地区古代的地貌特征。谢灵运有没有到达三京湾——即今天的大荆镇地区，诗中没有交代。因为这毕竟是一首途中之作。不过，前人关于从白溪至三京湾的必经之地白箬岭的记载，却能说明当年谢灵运曾到达了白箬岭。永乐《乐清县志》载：

“宋谢灵运渡江而上筋竹涧，过白箬岭，越岭溪行”。

明薛应旂《雁荡山志》载：

“盖谢灵运又尝渡江而上，从斤竹涧逾白若岭……”（按白若岭即白箬岭）

1931年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

“白若岭，在浙江乐清县东，昔谢灵运渡江而上，从斤竹涧过白若岭，即此”。

从斤竹涧方向逾越白箬岭，其地即是三京湾。

谢公岭东麓就是雁山东外谷，与三京湾的土地紧相连，而三京湾的流水要经过东外谷谷口才能入海。也许，在一千六百多年前，东外谷的东部和三京湾的下游还是联合在一起的一片汪洋，同属乐清湾的一部分，而东外谷中著名的景点接客僧（也叫老僧岩），就兀立在这片汪洋的水际。谢灵运如果到了三京湾，自然而然的就会看到这座老僧岩的。当他在视察过三京湾之后，因此循道西进登岭探胜，也可能有知情的三京湾居民告诉他此岭西面山谷中的风景更好，谢灵运因此登岭探胜。但是，那时

候道路未修，更兼谷中树木蓊翳成林，登岭探胜并非易事。因此，传说谢灵运曾至岭上落了屐齿迷途而还的内容是和那时候的原始地貌非常符合的。只是前人在论及此事的时候，单以开发之后的雁荡山风光去和谢灵运的时代和诗作相论证，因此造成了一些认识上的模糊。

关于谢公岭，王十朋《度谢公岭》诗中有“大士瞻矩罗，骚人思谢公”之句。又在《白岩院记》一文中“山东有谢公岭，世传谢灵运好游山，而不知有雁荡山，腊屐穷幽至此而返”的记述，薛季宣也有“遵谢公之迷途”的赋句。北宋时期的名臣赵抃（1008—1084）在答谢温州太守石景立《约游雁山》的诗中说：“多谢贤侯见招意，谢公遗迹愿追攀”，都能说明谢灵运在雁荡山登岭落屐的传说早在两宋期间就已在士大夫中间盛传了。

但自元代李孝光说“岭东旧有谢家岙”之后，一些人就以此为据，认为谢灵运并未到达谢公岭，并依此进一步发挥说“若灵运果到此，则眼中所见，岂肯放过？渡涧尚且有诗，过岭独无一语，大是疑团，得五峰之说，为之释然”。

表面看来，这话很有道理，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李孝光的谢家岙之说也存在着一个大疑团。

既然因谢家岙而得名，那么就应该叫做谢家岭，如真际寺至南阁村之间的山岭叫马家山岭，灵岩景区的大菴坑曾叫吴家坑溪。而从谢公岭这个名字来看，分明是为了纪念某个谢姓的高人或贤人而命名的。在雁荡山中，自古至宋，除了谢灵运之外，并没有留下一星半点其他某个谢姓人物的传说和记载。因此可以肯定，这座谢公岭的命名是与谢灵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综上所述，当年谢灵运曾到达雁荡山东内谷和东外谷的分水岭谢公岭上，俯瞰了灵峰的主景区的可能性应该是历史的事